

走出“洞房”上战场

■郭振礼

岁月有情

我这一生中，没有太多惊天动地的业绩，但是有一件事还是值得回忆的，这就是新婚妻子送我上战场。

1951年前后，在《谁是最可爱的人》的鼓舞下，广大青年的爱国热情非常高涨。我当时在山西省沁水县团委工作，“宣传抗美援朝”也是我的一项重要任务。每当我为大家朗读《谁是最可爱的人》时，心中总是情不自禁地想：“我要是能做一名‘最可爱的人’，那该多好啊！”

1952年秋的一天，县里召开干部大会，县委书记李继全传达了中央决定在革命根据地动员一批青年参加志愿军抗美援朝的指示。新入伍的青年要前往朝鲜，必须派地方干部前去护送，这些干部因此也要随调部队入朝工作。县委还号召党员干部带头参军。我听了报告后，当场就报名。不久后，我的请求得到县委批准，被任命为新兵连指导员。

我报名参加参军的消息，很快被母亲知道了。她含着眼泪说：“你大哥身体不好，二哥给人家放羊，弟弟还小，我身边就你一个身强力壮的人，你要到朝鲜去打仗，就不怕万有一个三长两短？”

母亲的一番话，引起了我的深思。我想起1943年在抗日根据地上小学时学过的一篇课文：“一个鸟儿巢，筑在大树梢。将国来比树，人家如鸟巢；国破家难在，国强家可保。”于是，我就用课



1954年，郭振礼随部队从朝鲜回国。图为他与来队探亲的妻子合影留念。
作者提供

文里的内容再加上儿时母亲讲的“岳母刺字”的故事来启发她，用志愿军的英雄事迹激励她，还给她对比了解放前后我家的生活状况。母亲经过一番思考，最终同意我参军。

说服了母亲，我又开始担心准岳父这一“关”不好过。因为他家里没有儿子，所以他一直把我这个准女婿当儿子看待。但令我意想不到的，当我把中央的指示精神和全县任务对他讲了以后，他说：“我也是个老党员，懂得个人利益要服从党的利益！我支持你参军，

但希望你可以把结婚的事情处理好。”他还主动提出陪我到90多里外的晋豫中学，把在那里参加培训的未婚妻接回家，共同商量我参军的事。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未婚妻也非常支持我参军。她说：“敌人的炮火烧到家门口了，我们青年人怎能无动于衷？”她特别回忆起1943年秋，鬼子对晋冀鲁豫边区发动“铁滚扫荡”，实行“三光政策”，她的祖母、母亲惨遭杀害，年幼的她和妹妹身上都被捅了数刀，她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这段悲惨血泪史。她

含着热泪对我说：“振礼，你放心吧，决不能让侵略者再来欺辱我们。”她还说：“你在前线杀敌立功，我在后方刻苦学习，提高本领，我们共同保卫和建设新中国。”她的这番话，令我内心非常震撼，参军报国的决心更加坚定。

当时，党组织和同志们都很关心我的婚事。一天上午，县委组织部王松保部长对我说：“县委决定给你办婚事，让你结婚后再去朝鲜。”于是，李继全书记特批动用了当时县委最先进的交通工具——胶轮马车，由“车把式”老原同志赶车拉上我，到距县城60多里远的岳家，把未婚妻接到县城来。

在县团委的一间宿舍内，大家为我们举行了结婚仪式。县机关各部门代表出席祝贺，县委还在附近饭馆订了几个菜，送到房间，让我和妻子吃了一顿“喜庆婚宴”。从此，我就被称为“最可爱的人”，爱人则被称为“最可爱的人的爱人”。这件事当时成了全县人传颂的佳话。

我结婚后的第三天，即1953年1月19日，告别了妻子和亲友，带领全县报名参加志愿军的120名战士，踏上了征途。赶来为我送行的董振义同志，是我入党介绍人。他高兴地说：“你这是走出洞房，奔赴战场，好样的！”

1954年夏天，我随部队凯旋。回国后，妻子不远千里赶来部队驻地瓦房店看我。我们怀着万分激动的心情，拍了一张“援朝返回留念”照片，这也算是一次“婚补”吧！

(卢 箫、朱 根参与整理)

风雪边关与三个军娃

■张鑫华

有边就有防，有国才有家。家门与国门紧密相连。

1979年3月，莺飞草长，时任连长张国臣的妻子卞爱芹带着4岁的女儿婧婧从河北老家来伊木河哨所探亲。

母女俩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一路向北，越走感觉越冷，衣服一件件上身，还是冻得受不了。到团部后，团领导告诉她，伊木河在兴安岭深处，这里每年的冬天有7个多月，要等到5月冰雪融化后才能进山。但她还是执意要前往江边等。团领导无奈只好派车。经过一天的冰雪路，锹挖人推，越野车吃力地走到额尔古纳河边的奇乾哨所。这里距下游的伊木河还有170多公里，前面再无路可走。卞爱芹索性就在奇乾哨所住了下来，并在那里熬了一天又一天。

团政委实在不忍，电令张国臣立即赴奇乾哨所与家人团聚。但指导员探亲未归，一线连队不能没有主官。张国臣沉默不语。顷刻，译电员又向全连宣读团长政委联名急电：令张国臣立即前往奇乾，张不在期间，由吴排长代理连长职务。全连欢腾，把张国臣扶上坐骑乌龙驹。经过两天雪窝里打滚，当张国臣人马冰雕雪塑般出现在奇乾哨所时，妻子已超假不能再等，于前一天带着女儿走了。

临行前，母女俩再一次来到额尔古纳河边，女儿流着泪把爸爸两年前送给她的布娃娃放到冰河上。她盼望春风吹开冰雪，布娃娃顺流而下，来到久别的爸爸身边……

小刘伟是伊木河边防连里年纪最小的“兵”。两岁多时，他跟着妈妈随军来到伊木河，和任连队指导员的爸爸一起守边防。在哨所里生活4年多，他已经送走一批又一批退伍战士，迎来一批又一批新兵，比有的班长“军龄”还长，成了名副其实的“小老兵”。

那些年，伊木河没有电视机，也收不到广播，战士们“白天看兵，晚上数星星”，“小老兵”更是不知道该如何打发每一个漫长的白天和夜晚。实在没意思，他就去逗弄连队的小狗、猪圈里的小猪、笼子里的小兔。再后来，他就跟叔叔们身后一起训练，一招一式模仿，齐步、正步、跑步有模有样，稍息、立正、敬礼有板有眼。大人们喊一声“刘伟”，他就马上响亮地回答“到！”，惹得大家哈哈大笑。

在连队时间久了，聪明活泼的“小老兵”，能准确地叫出全连几十名官兵的名字，知道每个人的职务，对执勤、巡逻、潜伏、观察规律了如指掌，许多方言模仿得惟妙惟肖。每逢重大节假日，连队都要组织一场官兵联欢晚会，“小老兵”理所当然是主角，给偏远寂寞的连队带来了不少乐趣。

“小老兵”到了上学的年纪，要离开连队，战士们纷纷送来子弹壳、桦树皮、界河石等自制纪念品，附以深情祝福。

“小老兵”离开连队那天，全连列队相送，额尔古纳河奔腾欢歌。

小雨佳的爸爸沙洪斌，1991年从河

南商丘入伍后就奔波在巴尔虎草原上，从战士、班长、排长、副指导员到指导员，有十多年在一线连队和边防哨所，尝尽边防艰辛之苦。

小雨佳上幼儿园时，爸爸沙洪斌每次放假回家，和她刚建立起感情，就要回队了。其间，小雨佳白天挺高兴，到了晚上，总感觉有陌生人在家里，怎么也不肯睡觉。沙洪斌无奈只好抱着被子去沙发睡。第二天，小雨佳到了幼儿园，总会跟小朋友说：“那个叫沙洪斌的真烦人，住在我家就不走了。”我与沙洪斌是多年战友。他与我谈起此事时，神情平淡，似在讲述别人的故事。戎边20多年，类似事情他应该已经司空见惯。

一生为情所困的仓央嘉措，把爱与憎、苦与乐、行与思、感与悟表达得淋漓尽致。在那首《见与不见，是喜是悲》中，他写道：雪域之光，普照红尘的沧桑/爱的恋曲，四海飘香，唱响人间最美诗篇/见与不见，是喜是悲，爱也弥漫胸膛/檀香的主角，未能阻止凡尘的忧伤。

见与不见，同样成为北疆边关三个军娃梳理不清的情结。4岁的婧婧等不到爸爸，便把所有情感寄托在冰封雪裹河面上的那只心爱的布娃娃；“小老兵”刘伟和爸爸风雨同舟守边防，幼小的心灵早早承担起家国之重；小雨佳见到爸爸不敢相认，那份缺失的爱很久之后才得以找寻。

国门与家门孰轻孰重？戎边军人懂，相信三个军娃也懂……

家庭秀

爸爸 我听到了青草的歌唱
从你的口琴里飞出来
一簇簇绿色的翅膀

琴声里有弟弟的懵懂
妈妈的笑脸
还有
茂密的阳光
和溪水一样清澈的夏天

爸爸 此刻
我多想
和弟弟一起飞起来
变成你的小音符
像小鸟一样环绕在你身边
李志学配文

定格 日前，新疆军区某团举办“呵护成长，助力国防”活动，邀请军嫂、军娃来队参加。图为活动结束后，二级上士梁樑与家人一起享受欢聚时光的场景。

陈 帅摄



千里奔赴

■刘媛媛

两情相悦

那年9月，大学毕业不久的我和他，不约而同地戴上光荣的大红花，参军入伍。后来，他走进大山，成为陆军一员；我走上高原，成为一名火箭兵。

虽然远隔千里，但既是同学又是战友的我们，因为有了更多共同话题，渐渐地走到了一起。

军恋虽不易，但我们有一个共同目标——考军校。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每天除了要完成工作，还要挤出时间学习备考，时间的紧张和备考的压力都让我多次想要放弃。我逐渐失去了往日的欢笑，言语中常常带着负能量。

但他总是不断为我加油鼓劲。一天，我刚和他吐完“苦水”，就收到了他发来的信息：“军考路很坎坷，但这一路你我相伴，共同努力，最后无论成功与否，对我们都是收获。因此，我们要以平常心看待它。愿我们早日

共圆军校梦！”

说罢，一阵暖流涌上我的心头。之后的日子里，我摆正了心态，更加积极地去应对挑战。平时，我们也会通过一些小事，相互支持鼓励对方。他给我写信，我给他寄学习资料；他帮我解答难题，我为他划出考试重点。追梦的路上，只要想到有个一起奋斗的伴侣，我便感觉希望就在不远的地方，脚下也充满了力量。

但命运似乎和我们开了一个玩笑。那年，我顺利通过提干考试，他却因视力未达标，遗憾地失去了考试资格。9月，当我准备入学的时候，他再次戴上大红花，退伍离开军营。

那天的视频中，我看到他穿着一身卸去军衔的常服，心里十分难受。他笑着安慰我：“没事，别难过。回家我就找工作，攒够钱娶你！”我使劲点了点头。兴许是空气里掺杂了离别的味道，那个秋天仿佛比以往更加萧瑟。

军校的第一个寒假，我希望我们的关系能够得到家人的肯定和祝福，便带他来到了我家。可父母似乎早就有了

主意，硬是将他拒之门外。

后来，母亲苦口婆心地给我讲了许多理由：你们结婚后，如果还是两地分居，你会很辛苦；恋爱和结婚不一样，你不能冲动，要想得长远一点；如果他可以到你的驻地，你们也能相互照应……我愣愣地听着，泪水湿润了眼眶。

从老家沿海省份到大西北，我是军人，必须服从组织安排。可我当时已在离家很近的国企上班，要来与我团聚，不仅要看驻地的岗位机遇，还要有背井离乡的勇气。我万分为难，一夜无眠。

第二天，我将父母的想法转达给他。电话那头，他一下子沉默了。我也

忍不住挂断了电话。“我不能太自私！”虽然我努力安慰自己，但一股撕心裂肺的痛瞬间袭来：我们的爱情或许已经走到了尽头……

直到有一天，我收到了他发来的短信：“我考上了你那边的警察岗位，离你只有100多公里，等我！”那一刻，我喜极而泣。

后来，我们终于团聚了！那天，在车站出站口，他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提着行李大步流星向我走来。阔别一年，看到他的那一刻，我眼泪如洪水决堤，准备好的开场白一句也说不出来。他拂掉我脸上的泪珠，说：“我来陪你！”

后来，我才知道，他报考后，由于笔试、面试、政审、体检的需要，从内地到我所所在的城市，来回奔波了好几次。我问他怎么没有找我，他轻描淡写地说：“都是正课时间，你出不来。”我俩默契地相视而笑。

他的坚持和真心最终感动了我的父母。去年，在长辈和亲友的祝福中，我们如愿领了结婚证。他成了军属，我成了警属。我们约定从此相守一生。

本版投稿邮箱：jbjrt@163.com

荣誉背后

■高红宝 孙晓顺

家人

“跟你相比，我苦点累点不算什么……”这是军嫂丁海格常常对爱人王晓晨说的话。

丁海格的祖父是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老兵，父亲是一名警察。在军人的影响下，她嫁给了军人。努力工作、孝敬公婆、抚育孩子……这些年，丁海格是爱人坚实的后盾，一直在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她的“军旅情结”。

2016年，组织决定让王晓晨担任第4批赴马里维和医疗分队队长。封闭集训前，儿子突发高烧。看到王晓晨歉疚的神情，丁海格对他说：“你快去集训吧，家里有我。”此后，她将照顾老人、孩子的重担一个人全扛了起来。

女儿出生那年，王晓晨的单位调整改革，他作为主管训练的科长，工作任务非常繁重，每次都是赶回家不久，匆匆返回部队。面对这样的情况，丁海格从来没有任何抱怨。

去年初，组织再次决定让王晓晨担任第9批赴马里维和医疗分队队长。这不仅意味着王晓晨不能陪家人过春节了，而且两个年幼的孩子和身体不好的

父母都要由丁海格一个人照顾。当王晓晨告诉丁海格这个消息时，丁海格沉默了一会儿，还是为爱人贴心准备起远征所需物品。

后来，受疫情影响，维和医疗分队出发前要到济南进行集中隔离。丁海格便带着儿子、女儿千里迢迢赶到济南，在隔离点的大门外与王晓晨告别。在丁海格看来，孩子们应该通过这样的机会，了解军人父亲的光荣与不易。那天，当看到王晓晨向家人庄严敬礼时，儿子也用少先队队礼向他父亲表达敬意。

自从王晓晨到达马里后，丁海格会经常关注军事新闻。她还用拍摄视频的方式，将这期间家里发生的点点滴滴记录下来，分享给王晓晨。身在异国他乡的王晓晨，每次看到这些视频，都会感到非常安心。

在丁海格的支持下，王晓晨在部队屡创佳绩，荣立三等功3次，获得嘉奖3次，所带的第9批赴马里维和医疗分队接诊、救治、转运伤病员数量均为历届同期最高，分队和王晓晨本人均获得联马团战区司令特别嘉奖。

每当有人问丁海格，嫁军人会不会觉得苦？丁海格总会笑着说：“只要看到他工作取得了成绩，我就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有意义的。”